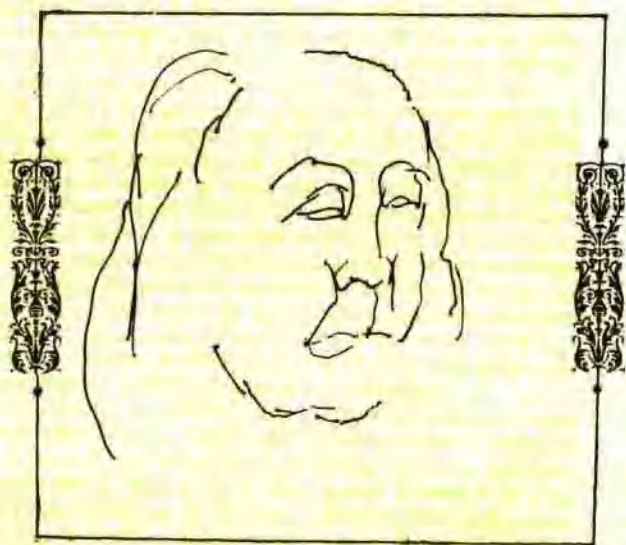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

米 斯 蒂



米 斯 蒂

王振孙 郝运 译

人 民 交 通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002号

Guy de Maupassant

MISTI

Contes et Nouvelles de Maupassant

EDITIONS ALBIN MICHEL

米 斯 蒂

Misid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01,000 开本787×860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1}{16}$ 插页3

1984年1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30

ISBN 7-02-001757-6/I·1506 定价4.50元

告 读 者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国解放前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陆续翻译了不少，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汇成集子出版，然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三百多篇，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个完整的中短篇小说全集的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全部译出，分成二十集出版。

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版本是一九五九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编者是阿尔贝-玛丽·施米特；同时还参考了巴黎加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以及巴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多卷集。

莫泊桑生前曾亲手编选过十五个中短篇小说

集。我们的二十个集子中有十五个集子，不论篇目还是名称，完全以莫泊桑亲手编选的集子作为依据。它们是：《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鹑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丽特》(1884)，《隆多里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巴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萝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

另外四个集子：《米斯蒂》，《米隆老爹》，《羊脂球》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我们是参照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编排的。

我们还将莫泊桑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死后直至阿尔贝-玛丽·施米特编的两卷集出版前，未曾被任何版本的全集或选集收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为二十集中的又一个集子，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为：《新婚旅行》。

目 次

米斯蒂	1
并不希罕的悲剧	10
伊俄卡斯忒先生	19
埃尔梅太太	27
白与蓝	39
催眠椅	48
拉莱中尉的婚事	63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70
剥皮的手	81
“甘草露，甘草露，透心凉的甘草露！”	89
我的妻子	95
亚历山大	106
犹太老爹	114
一百万	124
奥尔拉号的旅行	129
恐惧	147
抚爱	160
一个疯子？	167

坟墓	177
洒圣水的人	184

米 斯 蒂*

——一个单身汉的回忆录

那时候我有个情妇，是个挺有趣的小个子女人。她当然是结过婚的，因为我对妓女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厌恶。的确，占有一个有着既不属于任何人又属于所有人这两种缺点的女人，又有什么乐趣呢？此外，说真的，即使把所有的道德观念撇在一边，我也不理解怎么可以把爱情作为谋生手段，这让我感到有点厌恶。这是一种弱点，我知道，而且我承认我有这种弱点。

对一个以已婚女子作为情妇的单身汉来说，最有诱惑力的是，这样的女人能给他一个家，一个甜蜜而可爱的家；在那个家里，从丈夫到仆人，所有的人都关心您，溺爱您。在那里，您可以找到聚集在一起的所有乐趣：爱情、友谊、甚至父亲的身份、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作者署名：莫弗里涅斯。

床铺和食桌，总之所有构成生活幸福的东西；还有那种难以估价的方便之处，可以不时地变换人家，轮着到各个阶层人士的家中去安身；夏天，到乡下去，住在把家里的房间出租的一个工人家里，冬天，住在中产人家家里，如果您有野心的话，甚至可以住在贵族家里。

我还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喜爱我情妇的丈夫。我甚至承认，丈夫平庸或者粗俗，使我厌恶他们的妻子，不管她们有多么迷人。可是如果丈夫很有才智或者风度翩翩，我必然会变得如痴如狂。即使我跟做妻子的关系破裂，我也留神着不和做丈夫的断绝往来。我那些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么交上的。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多次看到，人类中的雄性不容置疑地强于雌性。女的给您带来各种各样烦恼，跟您吵闹，对您横加指责，等等；可是本来完全有权抱怨的男的，却把您当作他家中的保护人一样亲切相待。

刚才我已经说过，我有一个情妇，是个挺有趣的小个子女人，一个淡棕色头发的、任性的、反复无常的、虔诚的、迷信的女人，像修士般的轻信人，可是又很迷人。尤其是她那种接吻的方式，是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女人那儿领教过的！……不过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而且皮肤多么柔软！只要握住她的手，我便会感到无穷的乐趣……还有眼睛……

她的目光向您扫来时，就像一种缓慢的、舒适的、持续的爱抚。我经常把头靠在她的膝头上，我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待着，她向我俯着身子，脸上带着那种谜一般的、狡滑的、只有女人才有的撩人心弦的微笑；我的眼睛瞧着她，就这样领受着一种慢慢地、舒适地注入我心中的醉意；她的眼光是明亮和蔚蓝色的，明亮得就像其中充满了柔情蜜意，蔚蓝得就像使人心旷神怡的天空。

她的丈夫，在一个很大的公用事业里当视察，经常不在家，给我们留下了自由的夜晚。有时候我上她家里去，躺在长沙发上，额头搁在她一条腿上，她另一条腿上则睡着一只她心爱的、名字叫“米斯蒂”的黑色大猫。我们的手指在它的神经质的脊背上相遇，在它的丝一般的绒毛里相互爱抚。我的脸颊靠着它温暖的腰侧，感觉得到它肚子里面不断地在发出颤抖的呼噜声，有时候它伸出一只爪子，一直伸到我的嘴巴和眼皮上，五只张开的尖爪触到了我的眼睛，眼睛立即就闭上了。

有时候我们出去做一些她所谓的淘气的事情，不过这些事是完全无害的。那就是到某个郊区的小客店去吃宵夜，或者在她家里或者在我家里吃过晚饭以后，像兴高采烈的大学生那样，出入那些不三不四的咖啡馆。

我们走进那些下等咖啡馆，来到烟雾腾腾的店

堂深处，面对一张旧木桌，坐在四腿不齐的椅子上面。大厅里充满呛人的烟味，其中还留有晚餐时的炸鱼味；一些穿工作罩衫的汉子在高声讲话，一面喝着小杯的烧酒；感到奇怪的伙计在我们面前放上两杯樱桃烧酒。

她感到害怕，又感到高兴，哆哆嗦嗦地把双层的小黑面纱撩起来，掀到鼻子尖，用鼻子尖顶着。随后她开始喝酒，高兴得就像干什么有趣的罪恶勾当一样。每咽下一颗樱桃，都使她有一种犯了一个错误的感觉，每喝一口辛辣的酒，都使她得到一种微妙的和犯禁的快感。

随后她低声对我说：“我们走吧。”于是我们便向外走去。她低着头，跨着小步，飞快地溜走，两旁的顾客不怀好意地看着她走过。当我们重新来到街上时，她便长长地吁一口气，就像我们刚刚逃过一次可怕的险情一样。

有几次，她哆哆嗦嗦地问我：“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人侮辱我，你怎么办？”我语气果断地说：“我当然会保护你的，那还用说！”于是她紧紧地挽住我的胳膊，显得很幸福，可能她还有一种模糊的希望，希望被咒骂，希望被保护，希望看到有人为她打架，甚至就希望这些人跟我打架！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蒙马特尔一家下等酒馆的桌子前面，看见走进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婆，她

的手里拿着一副脏兮兮的纸牌。看到有一位阔太太，这个老太婆马上向我们走来，提出要替我的女伴算命。爱玛对什么都相信，由于既想知道又怕知道自己的未来而发起抖来，她请那个老太婆坐在她身旁。

老太婆像个老古董，脸上全是皱纹，眼睛四周的皮肉都能活动，一张空荡荡的嘴里连一颗牙齿也没剩下；她把她那副肮脏的纸牌放在桌子上，分成几垛，又集拢，再一张张摊开，嘴里叽哩咕噜不知在讲些什么，爱玛脸色煞白地听着，等着，呼吸短促，因为内心焦虑和好奇而气喘吁吁。

女巫开始讲话。她向她预言了一些模棱两可的事情，讲到了幸福、孩子、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人、一次旅行、财富、一次诉讼、一位棕发绅士、某人的归来、一次成功、一次死亡。听到死亡，少妇吓了一跳。死的是谁？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老太婆回答：“要知道这些，光靠纸牌是不够的，一定得到我家里去，明天。我可以用咖啡渣来回答您，万试万灵。”

忧心忡忡的爱玛回过头来对我说：“喂，你愿不愿意我们明天一起去。唷，我求你了，说‘同意’吧。如果你不说，你想象不出我将会多么痛苦。”

我笑着说：“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就一起去，亲爱的。”于是，老太婆留下了她的地址。

她住在肖蒙高地^①后面一幢破旧不堪的大楼的七层楼。我们第二天就到她家里去了。

她的房间在顶楼，里面有两把椅子和一张床，堆满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一束束挂在钉子上的草，风干了的野兽，盛着各种有色液体的短颈大口瓶和细颈小瓶。桌子上有一只黑猫标本，两只玻璃眼珠仿佛在瞧着什么。它好像是这个阴森森的房间里的魔鬼。

爱玛激动得支持不住，坐了下来，开口就说：“啊！亲爱的，你看看这只小猫，它多么像米斯蒂啊！”接着她向老太婆解释说，她有一只和它完全一样的猫，完全一模一样！

女巫严肃地回答说：“如果您在爱一个男人，您决不能留下那只猫。”

爱玛吓了一跳，问道：“为什么不能留？”老太婆亲切地在她身旁坐下，拿起她的手对她说：“这是我一生中的不幸。”

我的女朋友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紧紧地靠在这个老太婆身上，问她，求她：同样的轻信使她们在思想和心灵上成了姐妹。老太婆终于下了决心。

“这只猫，”老太婆说，“我爱它就像爱一个兄弟一样。那时候我还年轻，一个人，在家里做缝衣活

① 肖蒙高地：巴黎一公园所在地，位于贝尔维尔区中央。

儿。我身边只有它，穆东；是一个房客送给我的。它聪明得像个孩子，而且非常温顺。它狂热地爱我，我亲爱的太太，比崇拜偶像更崇拜我。它从早到晚就蹲在我膝头上打呼噜，整个夜里都蜷缩在我的枕头上；我感觉得到它心脏的跳动，确实如此，真的。

“有一次我结识了一个好小伙子，他在一家专门出售白色针织品的商店里工作。就这样一直过了三个月，我什么也没有允诺他。可是您知道，人的心肠是会软下来的，所有人都一样；后来，我呀，我开始爱上他了。他是多么体贴，多么体贴，多么善良。出于节省开支的考虑，他想跟我住在一起。终于，我同意他一天晚上到我家里来。我当时还没有打定主意；唉，不，只是想到我们可以在一起待上一个小时心里很高兴。

“开始时，他的举止很得体。他对我讲些甜言蜜语，听得我心怦怦直跳。后来，他抱住我，吻我，太太，就像人们相爱时那样吻。我呢，我已闭上了眼睛，待在那儿，幸福得直打哆嗦。可是突然我觉得他猛地一跳，发出一声狂叫，一声我永远也忘不了的狂叫。我睁开眼睛，看到穆东已经扑在他的脸上，用爪子抓他，就像抓一团破布。那血呀，太太，哗哗地往下滴。

“我呢，我想把猫捉住，可是它拼命抵抗，爪子仍不停地抓；它还咬我，它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

我终于抓住了它，把它从开着的窗户扔了出去，因为那时候是夏天。

“当我开始替我可怜的男朋友洗脸时，我发现他的眼睛被挖掉了，两只眼睛！”

“他不得不进了济贫所。他痛苦万分，一年后就死了。我本来想把他留在我家里供养他，可是他不愿意。发生那件事情以后他好像很恨我。

“至于穆东呢，它摔死了。看门人把它的尸体捡了回来。我把它制成了标本，因为我对它还是保留着感情。它所以这么干，是因为爱我，不是吗？”

老太婆不再说了，只是用手抚摸着这只已经没有生命的畜生，它的残骸在铁丝骨架上微微颤抖着。

爱玛心情很沉重，她已经忘记了老太婆对她预言过的那次死亡；或者，至少是她不再提起这件事了。她付了五个法郎以后便离开了。

因为她丈夫第二天回来了，我接连几天没有上她家里去。

当我又去她家里时，我惊奇地发现米斯蒂不在了。我问它在哪儿。

她涨红了脸回答说：“我把它送掉了。我的心定不下来。”我感到惊奇：“心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为了什么？”

她吻了我很长时间，轻轻地对我说：“我为你的眼睛感到害怕，亲爱的。”

王振孙 译

并不希罕的悲剧*

偶逢巧遇是旅行中的一大乐事。突然在离家乡五百法里^①的地方和一个巴黎人，一个中学同学，一个乡下邻居相逢，这种乐趣谁没有体会过？在还不知道利用蒸气的地方的响着铃铛的小公共马车里，坐在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女人旁边，度过一个不眠的夜晚，这个女人，您仅仅在那小城的白色房子门口她登上车子时才在灯笼的微光下瞥见过一眼，这样的事谁没有经历过？

黑夜过去，曙光初露，神志逐渐清醒，耳朵因为听着不断的铃铛声和车窗玻璃的震动声还有些麻木不仁；这时候看到您美丽的头发蓬松的女邻座睁开眼睛往四周张望，用纤细的手指梳理凌乱的头发，扶正帽子，用一只有经验的手摸索着看看胸衣有没有扭歪，上腰是不是笔挺，裙子有没有揉皱，这种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三年十月二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作者署名：莫弗里涅斯。

① 法里，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